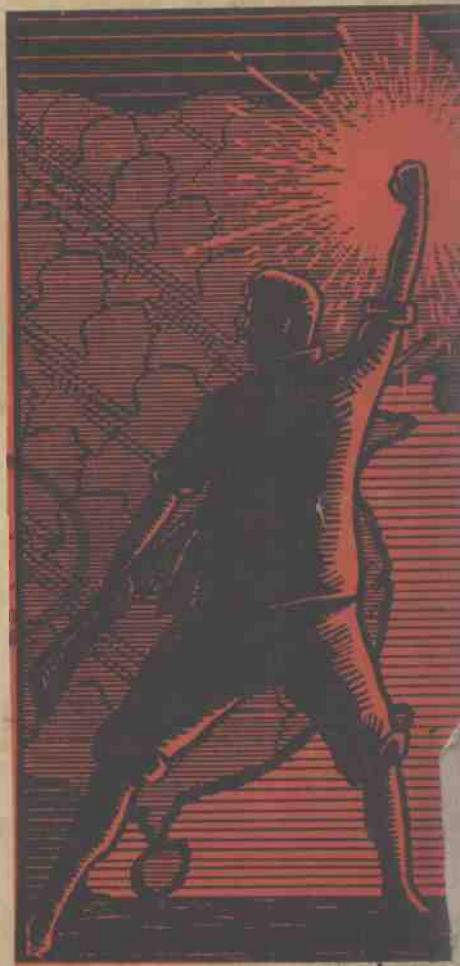


史沫特萊等著

突擊隊

黃峯譯



現代理美國小品

突擊隊

黃峯譯

史	冰	特	萊
愛	德	斯	諾
喬	馬	尼	提
果	爾	德	
辛	克	萊	
賈	克	倫	敦
馬	克	吐	溫
原	著		

光明書局刊

突擊隊

全一冊

每冊實價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原著者

史斯

沫諾特

萊等

譯

者

黃

峯

總經售

光明書局

上海發行所：福州路中市
漢口發行所：交通路生成里
廣州發行所：惠福東路惠新
西街三十四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廿七年三月廿日初版



一之者著原書本
影近萊特沫史

前記

從自己開始學習翻譯以來，一轉眼間快近十個年頭了。爲着生活的不安定，我的工作雖是像潛沉一樣不斷地在流動狀態中，但半死半活的凝滯現象，却也是時常發生的。記得流沙——中國大革命運動失敗後掀起的文化運動中的一個小刊物——創辦時，我才初試翻譯，那時我選定了賈克·倫敦的自傳式的，帶有革命性的小品文，譯出了一篇，給仿吾先生看後，他居然肯定地告訴了我，說是有發表價值的東西，這就是本書中題名爲我怎樣成爲個社會主義者的那一篇。

此後，我就常常動着翻譯些什麼的念頭，不過，每一個念頭的起來，總伴隨着一定的動機；換句話說，總是針對着一定的事態或潛伏着一定的心境的。例如當人們拖着辛克萊不放的時候，我才拉出了賈克·倫敦的遺屍來做伴客，人們說倫敦是

浪漫文學家的時候，我才介紹他的革命性的文字。又如當一位美國留學生譯出的半部果爾德的無產文學作品被譯成千瘡百孔的時候，我才重譯了它。這並不是出於我的高視，而只是發自不平——替作家抱不平，或是替作品抱不平而已。這些譯品，從這方面說，無疑地可以說是擔任突擊工作的文學的部隊。這些部隊是以前進的姿式，打擊落後的現象。我之所以把書名擬爲突擊隊，用意就在這裏，我推想一位法蘭西革命家稱高爾基爲世界第一個突擊隊隊員，其意義大約也差彷彿吧。現在，我只就自己目前的可能範圍，把美國的突擊隊（從自己的觀念上）的作品先搜集了起來，成爲七個部隊，以在中國生活着的史沫特萊女士和斯諾先生爲冠軍，並以死去了的賈克·倫敦，馬克·吐溫作最後的殿軍；至於未及搜入的，那就只好取得如下的一個運命：或是陷於暫時的散失，或是淪入永久的消滅。

這也可以說是從下層出來的突擊隊。史沫特萊是貧農之女，果爾德是工人之子，賈克·倫敦是海盜出身，馬克·吐溫則是爛水手之流，至於喬萬尼提、斯諾、

辛克萊諸氏，也正如大家所知道，

這也可以說曾經跟中國人民共過年前紅白戰爭還在進行着的時候，英國報館當記者的友人，親身視察該國受着另一種光榮的奇遇，那就是奉天和硬壓；當時爲了免得刺激大人先生度。這種痕跡，在本書中也還可以去的朋友的來信，才知道我這本集子厲害，而錯也錯得很厲害，我固然地流傳，可是並不願使自己的腦汁地修飾一下，一併編在這里。

末了，我謹將這部書獻給作家

「將在歷史上被描寫爲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中的重要戰士的一員」(引用辛克萊評史女士語)的敬意和懷念。因爲我在九年前，當她擔任着德國佛蘭克府報 (Frankfurter Zeitung) 駐華特約通訊員的工作時，跟她會過面，談過話，討論過中國文化問題，當時她就給我以抹不掉的良好印象；現在，又看到她在西戰場上替我們中國人民奔走呼號，這就使這個良好印象更加深化了一層。爲了她的勞蹟，不但是我，連中國人民全體都應該向她致送最大的敬意！

黃 峯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西戰場

一個中

一個叛

記紅軍

私刑

布拉渡

老喬的

河邊的

偉大的

碾煤機·····	一〇三
垃圾堆上的戀愛·····	一一〇
通到思想和文化之路的秘訣·····	一二八
一個黑人之死·····	一五二
兩個墨西哥人·····	一六四
快一些呀美國快一點·····	一九三
獨步者·····	二一三
旅路·····	二二五
詩人的祖國·····	二二九
明日的文化·····	二三四
夜的幻影·····	二四三
自傳·····	二四九

我怎樣成爲個社會主

我所理解的人生……

兩封信……

支那約翰在紐約……

理髮司務……

A·史沫特萊

西戰場的沉默英雄

外一篇



西戰場的

在黃河沿岸，直對
跟他們相遇了。當我們站
孔朝着西天一瞧，驚異
里，正蘊含着陰鬱的、
片榮耀的光焰。夕照喚
美麗的呵！

當我們的渡船停靠

這種美景之中；隨後，壯大的山峯忘掉了，偉麗的夕照忘掉了，一切的美麗觀念也忘掉了，原來，在我們的眼前，沿着黃河的泥岸，正躺滿着傷兵們的一堆亂糟糟的軀幹。有幾個是平躺着，淒厲地呻吟着，當我們靠近他們身邊而停下腳步來時，他們便指着傷處——往往不只是一處，而且有好幾處。還有一些傷勢比較輕一些的人，則一排一排地並坐在那里。我們的左右兩邊，逐漸地被傷兵躺滿了，再沒有空隙了，簡直把我們的去路也弄得團團圍困起來了。我們踏過了捆紮着被污塵和鮮血染黑了的綳布的脚步。我們又停足在面部受了傷的兵士的面前，他們的舊綳布上面也正凝結着污塵和鮮血。其中有一些人，因為患着壞疽（Gangrene），快要死去了。我們仍然沿着傷兵的行列，再往前走，走到了這個小市鎮的各街道。我們穿過了幾百個跛脚的傷兵的隊伍，他們總是走一步，痛一陣的，有些人簡直是彎屈着身子，竭力想減少他們的痛楚。街上往往塞滿着傷兵，四周都是些綳着綳布的手、臂、腿和面孔。牛車顛簸着駛過，滿車都是傷兵，他們對着那些正在開赴他們自己已經去

來了的前線的弟兄們，抬起了他們灰土色的面孔。許多人都是沒有冬大衣穿的，更找不出一個人是帶毛毯的。他們只是躺在泥漿滿地的河岸上，什麼攤在地上的東西都沒有。他們儘望着他們面前的渡船出神，然而沒有人來把他們載到對岸潼關去，運上火車，送入東邊的或西邊的醫院里去加以治療。這些渡船，先要載運一箱箱的貨物。等到貨物載完之後，才再來載連傷兵哩！因此，那一夜，幾百人都不曾載去，只得塞在這個小市鎮風陵渡的街上，路上和房子里。

我們跟傷兵談了話。那一夜，這個小市鎮上，有傷兵四五百名光景。他們是九月的第三星期中——雖然確實的日子，他們是不知道，這或許是不關重要的吧——在平型關一帶受傷的。這一段山西省的長途，是用牛車載來的，足足費了一個足月的工夫——從九月的第三星期載起，一直到十月的第三星期才載到。一路上死掉的有多少人，他們雖然不很瞭然，但在數量上終究是很多的。一連兩三天都沒有吃的東西，這種恐慌是時常發生的。他們的身邊既沒有醫師，也沒有看護，甚至急救隊

也沒有。這個小市鎮上的一個軍官，似乎是管理他們的運載事情的，可是他們所能獲得的唯一照料，就是那個替他們趕車的農民，否則便是他們自己服侍自己。他們的綢布，顯示着他們一連好多天，甚至好幾個星期，都沒有得到任何醫藥上的東西。對於這方面，他們什麼話都沒有說，只不過回答了我們的一些問題，可以看出他們是並沒有什麼要求。他們雖是在苦痛中走着，坐着，雖是在爲着創傷而呼痛的慘情之中躺着，然而並沒有要求什麼。這些人是晉軍中的弟兄們。

次日，我們要搭火車到太原去。傷兵依然地塞滿着這個小市鎮，甚至塞滿着小村莊，沒有任何團體來料理他們的創口。他們必須要在好多天後才能到達醫院里，而且很顯然的，有好多人在再需一兩天就可到達醫院之前，就已經死在路上了。

在我們北上的途次，無數的傷兵列車駛過我們身邊，傷兵們都坐在沒有車蓬的貨車上面。只有重傷者和重病者才是躺着的。實在是沒有足夠的地位使他們躺下來了。每夜都很冷，可是他們全都沒有毛毯，好多人則沒有大衣。他們是已經在後方